

哲学唯心主义与  
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

康 恩 著

乔 工、叶文雄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译丛

哲学唯心主义与  
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

(帝国主义时代历史哲学批判纲要)

康 恩 著

乔 工、叶文雄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一年·北京

И. С. Кон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идеализм и кризис  
буржуазн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и  
эпох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ОЦЭГГИЗ, Москва, 1959

根据苏联社会经済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译出

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

〔苏〕康恩著

乔工、叶文雄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6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 印张  $12\frac{3}{4}$  · 插页2 · 字数 307,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02·144 定价(七) 1.75元

### 原出版者說明

列宁格勒青年学者 И. С. 康恩的这部著作，是苏联文献中評述現代資產階級历史哲学主要流派的初步嘗試之一。作者研究了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大量著作，詳細地分析并批判地評价了現代唯心主义关于历史过程及历史認識的观点。作者也指出了反动历史哲学对資產階級历史学家产生了怎样有害的影响，揭露了唯心主义关于历史科学中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的錯誤見解。

# 目 录

导論 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 .....	6
“历史主义的危机”及其社会根源 .....	6
“历史主义的危机”是资产阶级历史思想内部发展的结果 .....	24
历史思想的危机和“批判的历史哲学” .....	56

## 第一 部分

### 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哲学

第一章 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 .....	67
巴登学派的“个别記述方法” .....	68
M. 韦伯的“理想的典型”論 .....	83
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的进一步的演变 .....	91
第二章 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和哲学的非理性主义 .....	98
W. 狄尔泰。历史——即“理解”和“体验” .....	101
O. 斯宾格勒和 T. 莱辛。“文化形态学”。	
“作为赋予无意义的东西以意义的历史” .....	113
是“历史知觉”的体现, 还是杀气腾腾的反历史主义? .....	124
实用主义的現在主义 .....	134
第三章 现代新黑格尔主义中的历史問題 .....	139
克罗齐的“历史主义” .....	139
科林武德的“历史思想” .....	163
第四章 反对历史主义的新实证主义 .....	170
B. 罗素。“历史是艺术” .....	172
反对“历史主义”的 K. 伯培尔 .....	174

“語义分析”在历史中的应用 .....	184
第五章 宗教的历史哲学 .....	193

## 第二部分

### 現代資產階級史学中的几个历史哲学問題

第六章 哲学唯心主义把历史学家引向何处? .....	203
第七章 历史科学中能否有客观真理? .....	224
历史科学的对象。什么是历史事实? .....	228
历史和現代性。党性和客观性 .....	242
第八章 历史和規律性 .....	254
个别記述方法的运用 .....	254
是历史, 还是历史哲学? .....	270
貝尔的“历史綜合”理論 .....	288
历史和社会学。科学抽象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 .....	300
第九章 世界历史的統一性和前进性 .....	309
世界历史的統一性及其分期問題 .....	309
資產階級史学和社会进步 .....	329
社会进步的标准。社会經濟形态是社会发展的阶段 .....	343
第十章 几点总结 .....	360
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政治結論及資產階級历史学家	
圍繞唯心主义历史哲学而进行的論战 .....	360
資產階級史学和馬克思主义 .....	374
附录 (关于本书的书評两篇):	
B. 察金, Ю. 阿謝耶夫: 对进步的恐惧 .....	393
A. И. 达尼洛夫: 評 И. С. 康恩著“哲学唯心主义与	
資產階級历史思想的危机” .....	399
附記 .....	404

---

我們的时代，是苏联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設、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範圍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之間进行紧张的思想斗争的时代。正如苏共第21次代表大会決議中所指出的：在开展共产主义社会建設的时期，思想領域內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党的思想工作，提高劳动人民的、首先是正在成长中的这一代人的共产主义觉悟，以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苏維埃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去教育他們，克服人們思想意識中的资本主义殘余，向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

社会主义陣营的成就越大，共产主义的思想傳播越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反抗也就越加猛烈，他們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进攻也就愈加凶恶。

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一切領域的这一思想斗争中，可以看出两种基本趋势。首先是在直接有关当前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方面进行的斗争。第三条思想斗争的战綫，涉及到一般理論性的、哲学的問題；这些問題乍一看来，好像与政治无直接关系。但在实际上，哲学观点和当前政治斗争之間存在着有机的和內在的联系，因而资产阶级哲学家对辯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攻击，是为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修正主义提供理論根据的。

在現代的思想意識的斗争中，历史哲学的問題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历史哲学就好像是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历史、政治科学之間的一个連接的环节。

正如法国馬克思主义哲学家罗热·加罗迪公正指出的，“所有

現代哲學對馬克思主義的進攻，都是以歷史和社會學的主觀主義理論為根據的。”<sup>①</sup> 數以百計的資產階級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社会學家對科學地研究社會歷史的可能性的思想，發起了系統的進攻，他們力圖證明，歷史只以描寫個別的事件為限；歷史在自己的前提中和自己的結論中，過去和將來總是主觀的；談什麼“歷史的教訓”，這是荒謬的。

對客觀的歷史科學的進攻喚起了那些早已被人們忘却的反動思想，這種進攻不僅具有學院性的意義，它的政治目的性也是十分明顯的。如果資產階級哲學家和社会學家真能證明社會的歷史不可能是科學的，它不能提供出客觀真理，亦即不能提供既不依賴於個人也不依賴於整个人類的知識，那末，這就同時意味着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歷史唯物主義的破產。我們在評價某些現代社會過程時總是從社會學的綜合概括出發，同時對於未來的預測也是以此為基礎的；但是要知道，任何社會學的綜合概括都不外是一定歷史經驗的綜合概括。因此，如果對於過去的研究真的不可能是科學的，那就意味着對現在進行科學的分析，自然也意味着對未來提供科學的預見，都是不可能的了。

反動的历史哲學把歷史認識上的一些實際矛盾和困難作為投機資本，它千方百計地把它們加以絕對化，並利用資產階級歷史思想早已經受着的那一內部危機。和“物理學”唯心主義一樣，反動的历史哲學既是資產階級歷史思想危機的產物，同時也是這一危機形成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須不僅詳細分析它的理論內容和

---

① R. Garaudy, La lutte idéologique chez les intellectuels. «Cahiers du communisme» (加羅迪：「知識份子的思想鬥爭」，載「共產主義雜誌」)，第7—8期，1955年，第893頁。對照 F. Chatelet, Non, l'histoire n'est pas insaisissable! «La Nouvelle Critique» (沙特勒：「否，歷史不是不可捉摸的！」，載「新評論」)，第65期，1955年5月，第56、57頁。



揭露它的社会根源，而且也要考察它的認識論的根源、它和資產階級史学某些一定的内部过程的联系。这一点也是本书所要加以探討的。

苏联的和外国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历史学家，依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天才著作，在批判帝国主义时代的資產階級历史哲学和資產階級史学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工作。Г. В. 普列汉諾夫写过很多杰出的論文批判了李凱尔、克罗齐和資產階級历史哲学学派的其他一些創始者。在苏联和外国作家的这些有价值的书籍和論文中，應該指出的有 В. Ф. 亚斯穆斯的“馬克思和資產階級的历史主义”<sup>①</sup>一书，作者在这里不仅考察了培根、赫尔达、斯宾諾莎、康德、費希特、謝林和黑格尔的哲学—历史思想，而且也认真地批判了以Г. 李凱尔和O. 斯宾格勒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时代資產階級的反邏輯的历史主义”。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的“历史規律的客观性质”一书是有意义的：該书批判了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凱尔、韦伯、克罗齐、曼盖姆和其他一些反动的資產階級哲学家。此外，发表过一系列批判資產階級历史循环論的論文(Ю. П. 弗兰采夫、Э. А. 珂拉布-奧格勒、Е. С. 馬尔卡梁、X. H. 莫姆江等人的著作)。在科学地研究社会发展的辯证法和历史認識的邏輯方面，也有人作过不少工作(Ф. В. 康斯坦丁諾夫、M. Д. 卡馬里、П. Н. 費道謝也夫、M. M. 罗森塔尔、B. A. 格魯申等人的著作)。

苏联史学家曾写了不少批判現代資產階級史学的著作。这是指那些把專門分析資產階級历史观点和分析他們的哲学前提联系在一起、內容充实的著作；例如 O. Л. 瓦因施坦的“中世紀史学”就是如此。A. И. 达尼洛夫的专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国史学中关于中世紀早期土地制度史的問題”，享有很高的評價

<sup>①</sup> В. Ф. 亚斯穆斯(Асмыс)：“馬克思和資產階級的历史主义”，社会經濟书籍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

(該书第一部分考察了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德国資產階級中世紀史学者的方法論-思想基础)。E. A. 科斯明斯基、A. И. 久梅涅夫、A. B. 叶菲莫夫、И. П. 德曼吉也夫和其他等人的史学著作，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外国的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批判資產階級史学方面作了巨大的工作。仅指出П. 施泰因，B. 馬尔科夫，Э. 恩格尔拜尔，Ж. 勃呂阿，Г. 阿普泰克等人的著作，就足以說明这一点了。

可是，上述著作尽管具有一切优点，但它們並沒有为帝国主义时代資產階級历史哲学描繪出一幅綜合概括的图景。在哲学家所写的著作中，对反动的历史-哲学观点的批判，常常是脱离資產階級史学的現状来进行的。即使在專門的史学研究著作中，除了极少的例外，对于具体指出历史学家的理論观点之从屬于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哲学理論，也是做得不够的。在我国的論著中，对于資產階級历史思想的危机（主要从它的社会方面和階級方面来加以考察），对于这一危机的認識論上的根源和它与科学思維上的一些理論問題之間的联系，則迄今仍未予以研究。

本书作者企图致力于：第一，說明从資產階級历史思想的危机中如何产生出反动的历史哲学的問題；第二，批判地分析它的主要流派和它对資產階級职业历史学家理論思維的影响；第三，試图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提出被反动的历史哲学弄得使人昏昏然的那些最迫切的理論問題。

不言而喻，这一課題太广泛、太复杂了，不可能馬上全部解决。本书只是向这方面迈开的第一步而已，而对它的題目，無論就所提問題的分量或理論分析的深度来看，都需要进一步进行严肃的研究工作。

由于这本专著的任务特殊，應該指出，它并不是 20 世紀資產階級历史哲学史的全貌。这里只是分析了对历史思想影响最大的

那些哲学派别；同时也不是对它们进行全面的考察，而只是考察它们与历史有关的那一方面；它们的一般基本论据只是在必须用来说明上述问题时，才有所触及。书中考察的并不是我们加以论述的那些流派的全部代表人物的观点（这样做，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只是最有影响的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在我们对哲学领域和历史方法论领域内唯心主义学派的论断进行批判分析时，并没有专门去研究这些哲学家的社会政治观点，因为这是一项独立的、而且是极其广泛的任务。

不仅如此，这一著作也不是史学的著作。对具体的历史研究著作进行批判的评论，不仅需要分析它们的理论前提，而且还要分析这些理论前提所借以建立的事实材料，这样的要求不仅超出了我们的题目范围，也超出了整个的哲学范围。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书中对物理学危机所进行的分析，是研究专门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经典范例。列宁在着手分析以前写道：“不言而喻，在研究现代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和哲学唯心主义的复活的联系这一问题时，我们决不想涉及专门的物理学理论。我们想知道的只是从一些明确的论点和尽人皆知的发现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sup>①</sup>。本书作者遵循天才的列宁的思想指导，才有此企图来阐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

作者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6页。

## 導 論

# 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 历史思想的危机

### “历史主义的危机”及其社会根源

現代资产阶级史学經受着深刻的思想危机。也許沒有一本有关史学的著作不曾或此或彼地談到开始于20世紀之交而至今已延續了半个世紀之久的这一危机。资产阶级史学家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了这方面的一些征候，并对产生这种历史思想危机的原因进行了解釋，但是他們異口同声地指出：現在，历史科学的基础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历史科学越来越多地浸透着相对主义的思想；不論是历史探索的方法或是历史探索的結果，都越来越成为立論不坚和不足为凭的东西了。德国史学家卡尔·霍伊西于1932年写道：“历史主义的危机，也就是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年代中的历史思想的危机”，当时在整个历史領域和一切历史問題上都“响起了刺耳的反历史的、怀疑的音調。”<sup>①</sup>

意大利的研究家阿尔福列都·加列提写道，19世紀是历史的世紀。20世紀“把历史幽禁在修道院的博学的禪房中；或是把它变成了政治的奴仆，因此历史便失去了它的威望和它那国王般的尊严……任何人都不再相信它(历史。——H·康恩)能給人以什么教导，沒有人再像以前那样把它看成是偉大的精神的学校，即在这里人們可以学会对事变进行思考、預見事变、从而駕御这些事变

<sup>①</sup> K. Heussi, Die Krisis des Historismus(K. 霍伊西：“历史主义的危机”)，杜平根1932年版，第21、36頁。

的学校”<sup>①</sup>。

历史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呢？资产阶级作家在谈到“历史主义的危机”时，所指的是什么呢？

资产阶级思想家赋予“历史主义”这一术语的内容往往完全各不相同。某些人认为历史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每一种现象的基础都显示在它本身的历史之中，所以只有借助于历史的研究才能把它揭示出来。因此，“历史是使人类活动日益明智的主要道路。”<sup>②</sup>

另一些人把“历史主义”理解为以19世纪初期的德国史学为代表的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弗里德利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产生”<sup>③</sup>一书的作者，从17—18世纪反对笛卡儿唯理论的那些思想家的观点中，引出了“历史主义”。梅尼克和追随他的其他许多研究者往往从歌德那里寻找“历史主义”理论原则的最好表现形式，而从兰克的著作中去寻找它的最高的实际体现。被这样理解的“历史主义”，首先是对18世纪的自然主义和决定论的一种反响。在历史研究进程中关于运动由个别走向一般这一必然性的辩证法思想，在这里就变成了这样的论断：既然一切现象都带有个体性质，那么历史过程就不能用普遍规律来说明，它是内在倾向、亦即“精神的自然状态”的表现，等等<sup>④</sup>。把历史过程的变化加以绝对化以后，这

① A. Galletti, *Natura e finalità della storia nel moderno pensiero europeo* (加列提：“现代欧洲思想史的实质和最后目的”)，米兰1954年版，第15、16页。参看O. Brunner, *Abendländisches Geschichtsdenken* (勃鲁奈尔：“西方历史思想”)，汉堡1954年版。

② M. R. Cohen, *The Meaning of History* (科恩：“历史的意义”)，拉萨尔1947年版，第16页。

③ 参看Meinecke,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Fr. 梅尼克：“历史主义的产生”)，第2卷，慕尼黑-柏林1936年版。

④ 参看W. Hofer,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Weltanschauung* (霍费尔：“历史学和世界观”)，慕尼黑1950年版，第494页；参照H. R. Srbik, *Geist und Geschichte vom deutschen Humanismus bis zur Gegenwart* (斯尔比克：“自德国人文主义开始到现在的精神和历史”)，慕尼黑-萨尔茨堡1950年版，第1卷，第191页。

种“历史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蜕化成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

有时人们把“历史主义”这一术语和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哲学等同起来，贝奈戴托·克罗齐本人把他的哲学称之为“绝对的历史主义”，他认为生活和现实不外就是历史<sup>①</sup>。但是由于克罗齐是客观的唯心论者，他总是把“现实”和“精神”等同起来，因此全部历史在他看来不过是“精神的历史”而已。

关于这一术语的若干不同的定义如果要引，还可以引出好些<sup>②</sup>。在“历史主义”定义这样不一致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学者在评述“历史主义的危机”的原因和本质时，自然就会产生极其分歧的意见。有些人认为这是历史中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和实证论的危机，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是唯理论的人类进步论的危机，第三部分人认为这是历史科学内部的危机，第四部分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危机，如此等等。这些研究者中的某些人因为不能揭示资产阶级历史思想危机的深刻原因，所以就只能枝节地描述这个危机的征候了。

皮尔-安理·西蒙著的“精神和历史”<sup>③</sup>，在这方面有代表性。西蒙把19和20世纪的历史意识加以比较后，得出结论说：其间主要的差别就在于，“20世纪的人失去了对自己的历史的信任”。<sup>④</sup>为什么发生了这种情况呢？

① 参看 B. Croce, *La storia come pensiero e come azione* (克罗齐：“历史是思想也是行为”)，第3版，巴利1939年版，第51页。

② 参看 D. E. Lee and R. N. Beck, *The Meaning of "Historic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李和柏克：“‘历史主义’的意义”，载“美国历史评论”)，第59卷，第3期，1954年4月。

③ P.-H. Simon : *L'Esprit et L'Histoire, Essai sur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 dans la littérature du XX siècle* (西蒙：“精神和历史，二十世纪文献中的历史意识略论”)，巴黎1954年版。

④ 同上书，第217页。

根据西蒙的意见，19世纪是比较和平的世纪。这是资产阶级文明的黄金世纪，当时很快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对于它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未来都满怀信心。在历史思维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平静的状态。“在这整个的平静时期中，当时风习的变化缓慢而且不显著，当时法律很巩固而一切领域——政治、道德、哲学、宗教——中的原则也都很牢固，人们自然是安于幻想，好像他们可以摆脱时间的袭击，而极少关怀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相信自己的本性是稳定不移，而且感到自己和这种本性是相适应的。”<sup>①</sup>过去的历史对他们来说和现在一样的合乎逻辑，和现在一样的鲜明。

照西蒙的意见，充满恐怖战争、失望情绪和悲观主义的20世纪，便出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1914年的炮声中，对现在所抱的信心和对历史威力的信仰完全毁灭了。人们胆战心惊地意识到：历史不仅是过去的事，就连他本身也是绝望无援地挣扎在历史的洪流中，不知这个洪流要把他带到那里去。历史作为这样的一个阶段已经过去，那时它曾可能是一条美丽的河流，人们饶有兴趣地沿着它上溯航行，或是心情愉快地从大地上向它眺望。现在人们对历史，是从它的实际状况来理解的，也就是把它理解为使人随波而去的一种流动的元素，把它理解为海洋，在这个海洋里人的意志和厄运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细心地描绘出一条曲折的航路，而航行的目标则从来不能预知，而且总是在什么地方可能遭难。”<sup>②</sup>照西蒙的话来说，20世纪的人并不把历史看作是合乎逻辑的，而是把它看成悲剧，因此不相信历史预见的可能性。人们现在好像已经不奢望“创造历史”，他们只想从前一辈人到达的那个地方把

---

① P.-H. Simon, *L'Esprit et L'Histoire, Essai sur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 dans la littérature du XX<sup>e</sup> siècle* (西蒙：“精神和历史。二十世纪文献中的历史意识略论”), 巴黎1954年版, 第17—18页。

② 同上书, 第25页。

道路恢复起来，而本身則以殘酷的痛苦为代价再往前开辟，“除去在每克服一个障碍时、除去在我們愈益接近这条人間道路上的不可知的目标而取得每一成就时使我們感到的喜悅以外，沒有其他的信心。”<sup>①</sup>

西蒙所提供的这幅印象派的图画，虽然距离对现实所作的科学分析还很远，但是它中肯地抓住了現代資產階級历史思想危机的特征——悲观主义、病态的怀疑态度、怀疑过去和不相信未来。

历史科学的命运，也引起了职业历史学家的不安情緒。在这一方面，有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費尔南·布罗德尔的标题为“历史的責任”的讲义，是有代表性的。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全不稳固，而且在科学上也是一切全不稳固，这就是布罗德尔的主要論点。他大声疾呼地指出：“的确，多少变化呀！一切，或是几乎是一切的社会信念（其中也包括我們昨天还无须饒舌就准备为之献身的那些信念）一下子都失掉了它們的内容……一切理性的概念都被曲解或都被粉碎了。甚至，对于我們所賴以立足的那个科学，我們这些外行人也是不了解的。科学，这个19世紀信念的新的象征和信念的避难所突然一下子完全改观了，从而又出現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富有奇迹的，但却是不稳固的，是經常在运动中的，因此是不可企及的；毫無疑問，我們永远也不会有時間和有机会同这种生活进行一番应有的激辯。一切社会科学，包含历史在內，也朝着同一方向发生着变化，它們的变化虽然不如前者那样明显，但却同样是确定不移的。为什么新的世界不就是一部新的历史呢？”<sup>②</sup>

① P.-H. Simon, *L'Esprit et L'Histoire, Essai sur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 dans la littérature du XX siècle* (西蒙：“精神和历史。二十世紀文献中的历史意識略論”), 巴黎1954年版, 第221頁。

② F. Braudel, *Les responsabilités de l'histoire*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布罗德尔：“历史的責任”, 載“社会学国际杂志”), 第10卷, 1951年版, 第5頁。



資產階級史學家舉出了產生歷史思想危機（這一危機摧毀了歷史的堅實基礎）的各式各樣的原因。美國的歷史學家班茲把“近代心理學”的影響看作是危機的原因，這種心理學“根本破壞了抱有歷史完全是客觀的這類理想的那些人們的立場”，因為心理學證明一切腦力活動都建立在興趣和情緒上，自然它們基本上都是主觀的<sup>①</sup>。但是，這種論據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以人的認識上的能動作用的主觀性質作為證據，絲毫都不能否定我們認識內容的客觀性。而且不能把歷史思想的危機歸結為僅僅是對歷史資料的確實性的懷疑。此外，也沒有交代清楚為什麼多少年來對任何認識論都不感興趣的歷史學家們會突然變成這種“近代心理學”的俘虜。

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尼科爾斯把物理學和哲學對歷史的影響看做是“歷史主義”危機的原因，他說：“艾丁格頓和靳斯把物質的非物質性這樣一些概念通俗化了，並用統計學上的或然率規律的思想代替了穩定不變的科學規律的思想。歷史學家在許多場合顯示出他應當改變他關於確實性的概念。他理解到他所愛護備至的那個客觀性和科學的準確性，只不過是某種幻想，從而使他必須重視相對主義的結論……。這種思想有益的這方面在於：它們打破了朴素的樂觀主義和那種完美無缺感。但是另一方面，它們卻引起了某些思想上的混亂，它們減弱了對於自己的力量的信心，並使某些學者易于接受一種不確定的學說。”<sup>②</sup>但是，這種解釋當然不能認為是完滿的。不管物理學和哲學對歷史的影響有多大，如果沒有更重大的內部的前提條件，它是不会引起歷史思想的危機的。

① H. E.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班茲：“歷史寫作的歷史”), 諾曼, 俄克拉何馬大學出版處1938年版, 第266頁。

② R. F. Nichols, The Postwar Reorientation of Historical Thinking,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尼科爾斯：“戰後歷史思想方向的重新確定”, 載“美國歷史評論”), 第54卷, 第1期, 1948年10月, 第79頁。